



卷二十一

書名 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撰者 梁昭明太子蕭統輯，唐李善注
 卷 卷二十一
 內容分類 集 總集 文選 文選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編號 D78104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8104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集部 總集 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本文選六十卷 嘉靖元年金臺汪諒校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選

詹林郎學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宗賢館直學士唐李善注

李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兩都上

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賦序

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2717-1
E1



0 1 2 3 4 5 6 7 8 9 20 1 2 3 4 5 6 7 8 9 3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選

唐林郎其子右率府錄事參軍兼賢館學士臣李善注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棧詩一首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札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如我死使吾二婢子夾我

乾昔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秦穆殺三良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鷄冠子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

惜哉空爾為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

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庸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 結髮事明君受恩

不訾

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 臨

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 妻子當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 古 糜 美悲切

毛詩曰臨其穴山臨其隈彼蒼蒼者天殲我良人鄭 人生

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說文曰

包咸論語注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毛詩曰維此奄

玄曰百夫之中最雄俊者也 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漢書項羽謂樊會曰壯士也 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言功立不由於已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

也鄭玄禮記注曰各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秦穆先
難為盡忠謚注曰能制命曰義我謂三良也

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諫曰世悌君子永

語注曰沒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

身為殘酬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楚辭曰美人兮攬涕

指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而此臨穴已見上文

說文曰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蒼

太息也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閻黃鳥為悲鳴哀哉傷肺肝

日長歸冥冥往而不反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日親始死惻怛之心傷腎乾肝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王粲車渠擬賦曰援柔翰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揚雄博極羣書

以作賦孔融薦禰衡表曰英才卓犖樂與犖同著論准

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邊城苦鳴鏑羽檄

飛京都長楊賦曰求無內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為

書高祖曰吾以雖非甲冑疇昔覽纓首尚書曰善救

羽檄徵天下兵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史記曰司馬穰首者田完

之苗裔也齊景公以為將軍將兵打燕晉之師其後田

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首之法而諸侯

朝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首其中因

號曰司馬穰首其法長嘯激清風志若無東吳楚辭曰臨深水而

曰殺感也東吳謂孫氏也鈎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

漢威神與劔鉞刀一割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聖

用韓君章句曰騁施也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

馬駝論語注曰眄動目貌

曰廊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

徑寸莖陰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世世

躡高位英俊沈下僚諱詩內傳曰所以為世子何言世

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地勢使之然由來

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地勢所有而獻之列子喻金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

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

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

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珥插也董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

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潘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

潘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調

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

秦昭王為帝魯仲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垣衍起再拜當世貴

謝曰吾請出不敢復言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

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

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酬起前以千金遺魯仲連魯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而連不忍為也遂解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光名宣於當世都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

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類曰如有所立

卓臨組不肯綵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綵組綵屬也禮稽命徵

曰諸侯執珪解連璽燿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官必
朝曰析人之珪授之以印後
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
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

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冠蓋蔭齒術朱輪竟長衢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揚揮朝集金張館

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暮宿許史廬

漢書蓋寬饒曰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

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擊磬擊子曰彈琴瑟寂寂楊子宅門無鄉相輿

吹笙竽擊磬或為鼓寂寂無

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叙曰雄

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廣雅曰寥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

雄方草創大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管子曰虛無言論隹賞尼辭賦擬相如

無形謂之道漢書曰時有人

法應之羅為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又曰先是時蜀

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温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

以為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

曰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曰崑崙東南地方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

五千里名曰神州我我高門內藹藹王侯

未央桓寬論曰梓匠營廣雅曰我我高門內藹藹王侯

藹藹自非攀龍客何為欵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

盛也注曰欵者被褐出閭閻高步追許由家語子路曰有人

言忽也何如子曰困無道隱者可也晉官闕名曰洛陽城閭閻

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修道沖

虛孝于藍缺許由為堯所讓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

由是退隱遊耕於中嶽下王粲七釋曰濯身乎

滄浪振衣乎高嶽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

相樂也雖無壯志節與世亦殊倫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

高瞻遠四海豪右何足陳臣瓚漢書注曰邈縣貌也張

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劉子揚朱曰貴非所貴賤非

主父官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

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官

仕也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

也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檐束薪行且誦書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詭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

女苦曰父待我富貴報汝功力妻悲怒曰如公等然錢

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聽去左氏傳曰施

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預曰儷偶也伉

敵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也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愛也郭璞曰長卿還成

都壁立何家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

曰嗟寥廓而無處
廣雅曰廓空也
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

奮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
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
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

曰志士不英雄有屯遭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遭如
忘在溝壑國語曰古曰在昔

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世之無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鷦冠

鄭玄毛詩箋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落落寂寂貌

巷若鳥之在籠中也風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

賦曰廓抱影而獨倚
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計策棄不收塊若枯

山陵之歌曰枳棘充路陟之無綠

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

架上一無懸衣說文曰儲蓄也謂畜積以時用也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鄭

毛詩箋曰蔑輕也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榮

華咄嗟復彫枯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遂說六國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

而亡自燕之齊齊宣王以為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人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

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更斯

就五刑莊子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

可忽切啐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

詠史一首

張景陽

臧榮緒晉書曰張協字景陽載弟也兄弟並守道不競以屬詠自媒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

因託疾遂絕
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

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曰眾賢和於

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益鉅論曰秦達人知止足

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

散髮抽簪水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干海隅蒼

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隕涕毛詩曰行道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羣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既隕之君白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為

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

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尼不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昔詩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

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編

因託疾遂絕
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

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曰眾賢和於

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益鉅論曰秦達人知止足

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

散髮抽簪水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干海隅蒼

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隕涕毛詩曰行道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羣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既隕之君白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為

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

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尼不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昔詩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

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編

因託疾遂絕
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眾賢和於

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曰眾賢和於

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大傳曰未命為士不得朱軒益鉅論曰秦達人知止足

金城千里供帳見下注長衢已見上文

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

散髮抽簪水絕一丘蒼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干海隅蒼

生行人為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隕涕毛詩曰行道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羣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既隕之君白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為

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

字公子亦以賢良為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尼不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昔詩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

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編

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亦有才理顯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用閱誅石氏謀隨閱軍遇害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太子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

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趙王和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人上其傳實也

秦人來求市

厥價徒空言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

曰空言虛語非所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李圖令國命全

史記曰趙王得秦王書與大將軍廉頗

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長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

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史記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

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可使王召見問簡相如顏回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奉辭馳出境伏軾徑入

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

秦王御殿坐稍使擁節前

史記曰秦王坐章

難化也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節進也鄭玄禮而記注曰節所以明言輔君命也今趙使者擁節也

現金柱身王要負捐

說文曰揮奮也史記曰相如視秦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軻拔首摘秦王決耳入銅柱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

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為與趙城實不可得

亦終不與璧爰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史記曰秦王欲

賢豪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

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

雷衿怒髮上衝冠目視虎皆裂血出列士傳曰宋亥曠

見上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

不易處死誠獨難幽通賦曰捨生取誼史記太史稜威

章臺顛彊禦亦不干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懼于

尚書傳曰屈節邯鄲中俛首息迴軒史記曰趙王以相

干犯也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廉公何為者負荆謝款

僇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到

雖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疆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俱生吾

所以為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

軍實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

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僇孔安國尚書傳曰誓過

也智勇善雷代施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

子曰一張施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
也說文曰數吟也謂情有所以
張子房詩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
討軍頓留項城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毛詩序曰關雎之化王

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洛易隆替興亂罔不

亡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卜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

洛以為此天下中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力政吞

九鼎苛匿暴二殤政也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

侯以力為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

西而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息肩纏民思靈鑒

集朱光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

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雜友詩曰靈鑒無私

賈逵國語注曰鹽察也南伊人感代王聿來扶興王

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德應也尚書咎繇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

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

興云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

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

其鴻門消薄蝕垓下殫擄搶漢書曰亞父范增說項羽

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

沛公曰從百餘騎見羽鴻門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

目羽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會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

命

時

以

不

力

政

吞

諸

而

遷

夫

而

死

焉

夫

死

焉

夫

死

焉

夫

死

焉

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太子立其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破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太子國儲肇允契幽叟翻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副君也

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地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與父亦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且視其書乃太公兵法又曰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且遇學道欲輕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上邁學道欲輕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挑蟲翻飛維鳥鄭云曰肇始也允信也薛君韓

惠心奮子祀清埃播無疆周易曰詩章句曰翻飛貌

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神武睦三正裁

成被八荒

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書曰三正子為天正其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后以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

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遊州朱於南河之南然河

旌歷頽寢飾像薦嘉膏

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鑿旌鑿旗也公羊傳秋祭曰嘗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

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鄭玄尚二緯注曰甄表也

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

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

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實濟濟屬車士粲粲

彼周行也長曰行行列也周之列位

翰墨場漢書音義曰太駕屬車八十乘歸田賦曰揮翰

圖講經所警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

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平直也說文曰寒也左氏傳曰孟繁之

足不良能行毛萇食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

詩傳曰良善也

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

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

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

詩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昔吾力兮

秋胡詩一首

去而宦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



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朝

吾不願人之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遺

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至乃向採桑者也

秋胡子見之而慙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

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

而見不孝之人遂去

而見不孝之人遂去

而見不孝之人遂去

而見不孝之人遂去

而見不孝之人遂去

倚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岡梧桐生矣于彼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

朝陽傾枝後驚鶴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

五穀鄒子吹律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

而溫至生黍也

谷資吹律而成照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

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鸚冠子曰影則

顏延年

離又曰鳳皇鳴矣于彼高

言梧梧佇鳳

鳥之來儀寒

也

也

也

四達雖平直蹇步

莊子曰聖

人其於人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作
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老予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
言所說者顏色盛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陸陳詩
美如東方之日

曰在昔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毛詩曰或燕燕居息
象嘉運

曰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無夫曰良人毛
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中處士所服綬也東觀漢記
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

曰江革養母幅巾展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諺
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

曰陳王者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車易歸藏曰君子戒
所起也

傳曰讒鼎之銘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策駕馬毛詩
曰味且丕顯

曰四牡駢駢周道倭遲毛萇曰倭遲歷遠存為父離別
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沒為長不歸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

晨暮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

我馬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楚辭曰嚴車駕方城

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代鄭玄禮記注曰越驛也

傳太叔曰跋步山川蒙犯霜露原隰多悲涼迴颶卷高

樹宋均春秋緯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詠懷詩

下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書曰亡之諸侯遊官事人

毛詩曰山川悠超遙行人遠宛轉羊運徂楚辭曰超逍

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李陵詩曰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

月為除廣雅孰知寒暑積備倥見榮枯程曉女典曰春

榮冬枯自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陸機青青河畔草

鷓鴣賦曰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燕其四毛詩曰言念

王諷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蟄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其五漢書李延年歌曰北方有佳人絕

知傾城國佳人不再得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鄭年

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

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談雖為五載別相與味

平生廣雅曰味闇也五載之別雖久論情無容不識其

也少時捨車遵往路鳥荒凜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

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異州賦曰感鳥凜

以進藥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觸與予兮目成土逸

曰獨與我親而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

相親成爲親也金尊玄毛詩箋曰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聊且略之辭也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措辭也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其節劉向

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

遲遲前涂重窈依依造明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閉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

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

余兮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

東隅收美人望昏至慙歎剛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離居殊

年載一別阻河閔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雨雅曰明發動愁心閨中

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慘悽歲方晏日落遊

子顏其八言情之慘悽在平歲之方晏日之將落愈思

方向也漢書高祖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

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揚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

下故使悲矣調猶自昔柱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

韻也謂音聲之和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如何久

與事速訖旋待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如何久

為別百行世諸已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

君子求君子失明義誰與借浸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

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愧彼行露詩甘

之長川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

道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成婦禮謂

五君詠五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

乃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

顯被黜詠愁康曰鸞鷗有時鐵龍性誰能馴

精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令曰韜

顏延年

阮步兵

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

甚奇

阮公雖淪跡識密鑒亦洞

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名

謂之識廣雅曰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

臧榮緒晉書

便成作五言詩詠懷八十餘篇為世所重班固漢書述

託諷終始長嘯若懷人越禮自驚眾

魏氏春秋曰

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聽籍乃對之長

響鳳之音焉毛詩曰嗟我懷人孫盛晉陽秋曰阮籍嫂

嘗歸家籍相見與別或以禮讓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

曰越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

遠口不評論減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

愁中散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俗呂氏春秋曰沈君筮謂孫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凝神

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覲曰嵇叔夜寧

相子新論曰聖人皆形解仙去言死示民有終孫綽嵇

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其神凝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死灰是其神凝也廣雅曰

疑定立俗迂流議尋山洽隱淪

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非有先生論曰欲聞流議神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八歲康甚愛之數與共入

山遊戲採藥子新論鸞鳥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曰天神人五二曰隱論鸞鳥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曰飛鳥鐵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羨龍氏服虔漢書注曰變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劉靈為建威參軍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 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閑既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聞鍵而不可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聞鍵繩約而不可開解說文曰懷藏也莊子廣成子曰目

榮色豈能眩 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以悅目今聞見既滅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 韜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 韜精也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毛詩曰好樂無荒 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衷別外之皀也

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 頌酒即酒

阮始平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兒子也與籍俱為竹林之遊官止始平太守

仲容青雲器實粟生民秀 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公曰夫閭巷之人欲砥行

識微在金奏 荀勗所造樂聲耳高則悲亡國之音哀以致後搖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壤以此尺度於勗今尺

短四分時人明威為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

官曰擊鐘 掌金奏九樂事以鐘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

而奏樂 郭奕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

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觀 樂至過絕於人大

處於鄭名曰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

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
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
能用也尚書曰李古入官麾指麾也言為勗所指
麾也傳暢詣公讚曰勗性自
因事左迂咸為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淡薄味也文探道好
賦曰唯豪素之所擬

淵玄觀書鄙章句謂王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
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

注外為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
之祕與淵六義之淵玄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

費直治易長於交呂既鴻軒攀愁亦鳳舉向秀別傳曰
秀常與嵇康

卦筮無章句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
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鴻載軒軒飛貌張衡獨

騁賦曰星迴日**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
式號式謹大

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
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
黃河以汎舟經
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
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

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進進戰國策云張儀曰
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百金不市死明

之朝市幸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

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
書夏侯勝謂諸生曰士有不明經術苟

明其取青紫**京城十二衢飛蕩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
如俯拾地芥

賦曰飛蕩沖互李尤**仕子彰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啓曰
纓楚辭曰竦余駕乎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

入冥廣雅曰竦上**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明星有

爛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疎也希與稀通說苑曰
翟璜乘車戴華蓋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
軒蓋尚書中候 賓御紛風沓鞍馬光照地 傳曰御侍也
曰青雲浮至 吳質答東阿王書 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周易曰日
日情踊躍於審馬 君平獨寂漠身世兩相棄 言身
寒一暑應璩與曹長思 書曰春生者繁華也 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
市曰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
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莊子曰夫欲勉
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義集序

陽會稽人也七歲能屬文後始安王引為侍郎尋兼
建安征虜府主簿功曹又兼詔室參軍事天監中卒
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 班固詠邪山祝文曰仗節擁
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 長城地勢嶮萬里與雲平涼秋
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九月白 露變為霜

飛狐白日曉

瀚海愁陰生

漢書 雁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曰飛狐
臨瀚海如淳曰瀚海海

名說文曰陰雲覆日

羽書時斷絕 斗書不驚

檄也楚漢春秋曰黠布反羽書至上大怒漢書曰李廣
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書
在焚燄食夜擊行名曰斗

於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
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胡子歐冶子干將
作劍曰太阿晉鄭師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
於是楚王引大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
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

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
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輿大夫皆眾聚集有智
力者為王瓜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
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

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陸

晉

陸

曰金城隴西天水胡笳関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

安定北地上郡也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骨都先自驚日逐

記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漢書匈奴傳曰匈奴逐王西京賦曰

次王精漢書匈奴傳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逐王西京賦曰

喪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王門関

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位登萬庚

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積功立百行成

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積功立百行成

曰與之庾包咸曰十六斗為庾百行積功立百行成

已見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

上文楚辭曰宮亡震驚

有時爾雅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亡震驚

曰虧也楚辭曰宮亡震驚

楚清聲也言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屈子新論琴

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

取已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

入朝上思服肱之美乃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詩一首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楚棄之何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

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連五言詩百數十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

百一詩

五言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璉

歷官散騎侍郎知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

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悔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糾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韓子

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實嬰通列侯前者墮管去

有人適我問高唐賦曰長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漢書揚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問我何功德三

入承明廬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張公去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所占於此士是謂仁

知言今所占之上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

文章不經國崔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

新序孫叔敖教曰有庫之藏金玉篋篋之橐簡書說文曰

篋篋筒也口頰切漢書曰廣武君曰奉咫尺之書以使

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篋篋又

學往往而見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

問者之辭也宋人遇周客慙愧所如言已妄竊崇班

邑稱賤子宋人遇周客慙愧所如言已妄竊崇班

人之遇問各慙愧而無所如鬪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

於梧臺之側燕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

日端冕玄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而掩口

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

五言

何敬宗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贈從弟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

聞善屬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亭高貌光色冬夏茂根柢無凋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

曰柢本也焦貢易林曰温山松柏常茂不凋落吉士懷真心悟物思遠託揚志

玄雲際流目矚巖巖石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

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

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

道人淳立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

見相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縵山頭果乘白鶴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為友下

與化為為人張湛曰上能友於道友或為反呂氏春秋曰

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抗跡遺萬里豈戀生

翻兮紛暗勝說文曰御使馬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長懷慕仙類眩然心跡邈

楚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又曰楚辭遠也

遊仙詩六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縷絃食霞倒景餌王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雜志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翥

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夕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居為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

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捨籍隱

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臨源挹清波陵崗掇

丹萸毛萸詩傳曰挹斟也又曰綴拾也都活切本草經

黃故曰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庾仲雍

丹萸里育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

可虛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

成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亟去無汚我列女傳曰萊子能世耕於蒙山之陽

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於患

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羝謂畜而去老萊乃隨而隱

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皇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

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信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

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

青谿山餘仞中有一道士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

雲生梁棟間風出窻方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鬼谷子序曰周時有豪士隱於鬼谷者自翹迹號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曉也堯堯

企潁陽臨河思洗耳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閭闔西南來潛波渙鱗起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靈妃為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啟呈齒靈妃必如也毛詩曰顧我則笑粲然曰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所以

要之將誰使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

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女蘿施于松栢毛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放情

陵霄外嚼蕊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

者歌曰遂乘萬龍橋馳騁野九野嵇康答難曰倕佺以

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喬

翻紫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子喬以上嵩高山說文

曰栢村也普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

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晏

洪崖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

先生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頭

而息龜潛匿而噎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涉維

響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駟高誘曰代

更也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淮海變微禽

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雞入于

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論曰夫生之必

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即丹谿其人浮

遊列缺翱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替

者莫形足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

以覽也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

託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

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清源

無增瀾安得運吞舟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俞聖

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

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澤澤度量之士不居汚出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珪璋明月皆喻仙也言珪璋

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絕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

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以闇投人於道衆潛穎怨青陽陵若哀素秋言出俗

莫不案劍相眄者仙而然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疎陵若哀素秋之早至也潛隱在幽潛而結穎也鄒閨

雨游仙詩曰潛穎隱九泉女蘿綠高松義與此同悲來

爾雅曰春為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

惻丹心零淚綠纓流悲俗遷謝故惻心流涕周易曰謂

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會門風煖將為災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為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

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鳥其有災乎

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吞

風冬煖文仲曰信乎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吞舟

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

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

為宮闕未至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列仙傳曰陵陽

也子明遂上黃山採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

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

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

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云老子師揮謂

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

杯自來一姒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淮南子曰羿請不死

人前

窮而奔月許慎曰常娥拜妻也述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則歌合律廣雅曰領動也五感切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列子曰靈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少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靈教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靈教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教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已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教為交乎士笑曰子遊始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吾不可以久居上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靈教視之弗見乃止

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
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上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釋文曰人初生曰嬰兒說燕昭無靈琴飛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琴飛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萊已見上文漢武內傳西王母曰劉徹好道然形慢神穢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
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而生也

蓐收清西陸朱羲將由白
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也西陸謂之秋朱羲曰也楚辭曰吾令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羲曰也楚辭曰吾令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西從白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日月同道也

寒露拂
陵君女蘿辭松柏上毛詩曰為與女蘿施于松柏已見女蘿松蘿也

蓬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
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為蓬華莊生以為朝菌其物向晨而

圓丘有奇
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

王孫列八珍安期
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指若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玉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磁石也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選

庾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掾兼太僕寺卿兼太子中庶子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招隱

左太冲招隱詩一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